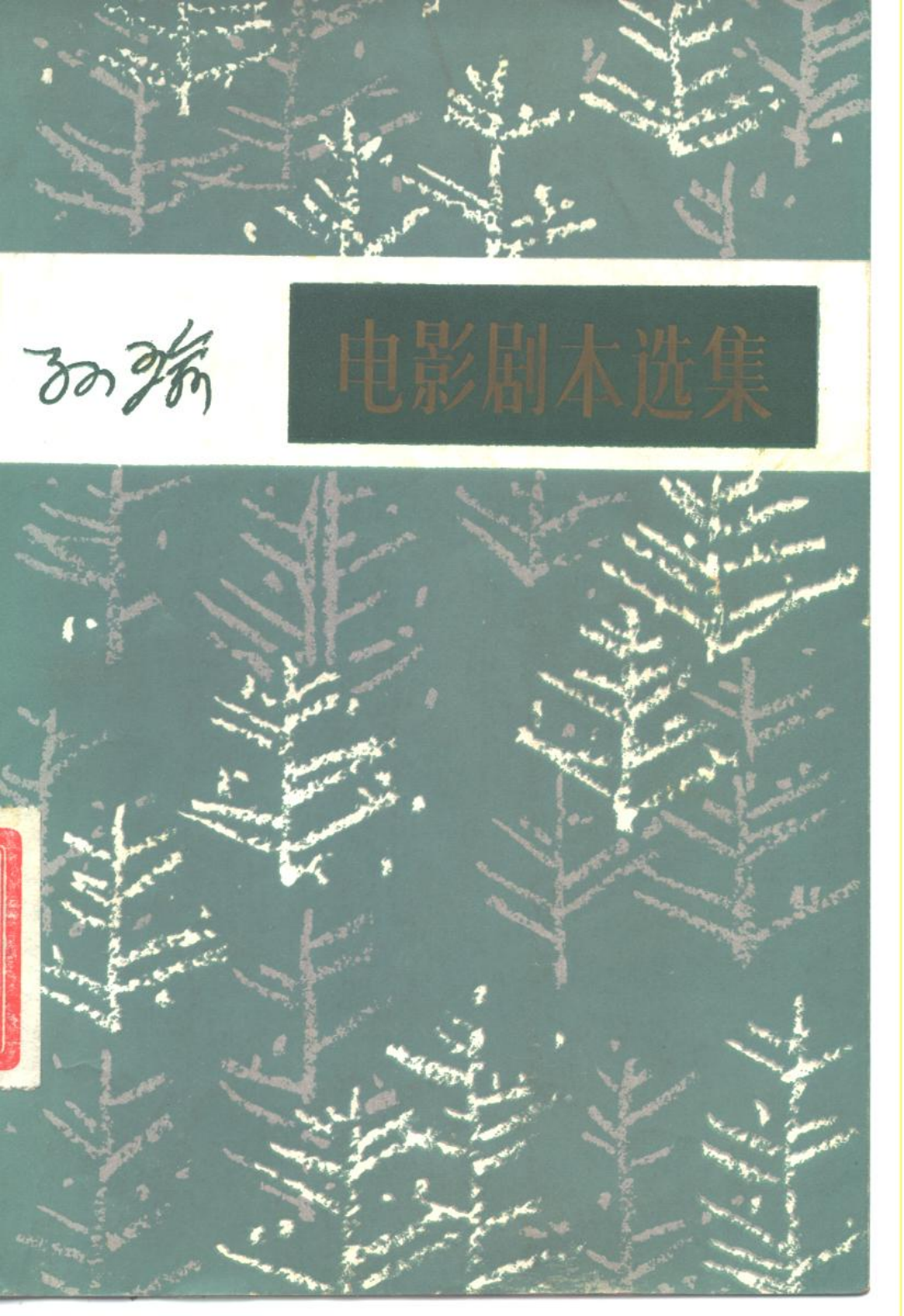




孙瑜

电影剧本选集

孙瑜
电影剧本选集

电影剧本选集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

1981年1月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981 北京

081-10001, 101-10001

101-10001, 101-10001

101-10001, 101-10001

101-10001, 101-10001

101-10001, 101-10001

101-10001, 101-10001

101-10001, 101-10001

101-10001, 101-10001

101-10001, 101-10001

101-10001, 101-10001

孙瑜电影剧本选集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6 插页：7 字数：150,000

1981年5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册

(内纸精本1,000册)

统一书号：10061·360

定价：(平)0.75 元

编 选 说 明

孙瑜是我国著名电影编导之一。本书选收了他在三十年代写的四个电影剧本。《野草闲花》描写一个富家出身的年轻音乐家爱上了一个贫穷的卖花女，他们冲破了封建的等级观念，走上了新的生活；《天明》写一个从农村流入上海纱厂的青年女工被侮辱、被损害，最后由于协助北伐革命军而被捕，英勇就义；《小玩意》描绘了一个心灵手巧、富有正义感的玩具手工艺者——叶大嫂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榨下，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大路》歌颂了一群青年筑路工人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团结一致，不怕牺牲的精神。

作为我国的早期电影，孙瑜同志的剧作和他导演的影片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意义，在风格上也有其独自的特点。

我们编选这个集子的目的，是为中国电影剧作史提供一些资料，并使电影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情况有所了解。

前 言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我在三十年代创作的四个电影剧本。在开卷之初，想简单地介绍一点当时写这些剧本的思想状况和它们的创作过程，并表达一下我的心情和祝愿。

作为一个年过八十的老年电影工作者，我特向文艺工作者致以衷心的祝愿：祝愿青年同志珍惜青春；祝愿中、老年同志永葆青春，为祖国，为人民，在艺术上作出最大努力和贡献！

青春是容易消逝的。我也有过自己的青春时期——从喜爱孙大圣和神仙故事的幻想到喜欢《说唐》、《说岳》等历代英雄的儿童时期；从《唐诗三百首》的背诵到对李白豪放清新诗歌的偏爱的少年时代；青年时期在文艺领域中从读《红楼梦》、《水浒传》等到阅读外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狄更斯、易卜生、欧·亨利、马克·吐温、雨果、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文学、戏剧作品，以及看一些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和美国影片。我的青春时期和当时许多青年们一样，从各种精神食粮里择其所爱，兼收并蓄。到一九二八年我投身到电影界，至今不觉已有五十多年了。

伟大的“五四”运动之后，不少的进步书刊和报纸推动着知识分子们向前迈进。一九二八年我开始写贫苦渔民的电影，一九三〇年继续编写社会下层的电影，并选用金焰、王人美、黎莉莉、郑君里等健美活泼的青年作为演员。这期间，我又读了一些高尔基的作品，并从报纸上剪下一篇高尔基论“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文章夹在我的笔记本里，保存多年。该文主要是要人们从当时的

黑暗、贫困的社会中看出灿烂的明天，激励人们的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七年间，我在上海联华影片公司编导了十一部电影，包括这里所选的四个剧本。在当时，我常常和我的同业朋友们说，我愿用我的电影鼓励广大青年的“青春朝气和向上精神”，继承“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传统，勇往直前。但我的编导工作在各方面都远非理想，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这是读者不难从这些剧本里看得出来的。当我回忆到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没有能为电影艺术作出应有的贡献，而在老年的今天只能把这几个五十年前创作的剧本作为历史长河中的几点小小浪花，呈献给亲爱的读者时，我的歉疚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

关于这些剧本创作的情况，略述如下：

《野草闲花》是我在一九二九年编写、一九三〇年秋导演的。剧本描述上海一个纯洁善良的卖花女和一个从富家叛逆出走的青年音乐家，在爱情上遭受封建等级观念迫害的苦难历程。女主人公丽莲（由阮玲玉扮演），在经历了小仲马《茶花女》式的悲剧性波折后，终于消除误会，和那个走出富家的叛逆儿乘着青春的勇气，在荆棘丛生的生活道路上互相扶助，挣扎前进。

《野草闲花》是新创立的联华公司第二部电影。第一部是我导演的《故都春梦》。这两部影片在一九三〇年公映。当时正值神怪武侠片和粗制滥造的古装片为广大观众所厌弃的时刻，这两部影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比较严肃，给人一种新意，因而获得了较多的观众，特别引起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注意。

一九三二年编写的《天明》，是描述在军阀压榨下，农村破产，一个流入上海，进了纱厂的青年女工（由十七岁的当时影坛新人黎莉莉扮演）在被小厂长污辱后沦为娼妓；最后因协助北伐革命军而被捕，英勇就义的故事。

《小玩意》是一九三三年编导的。我和阮玲玉再度合作。由她

扮演太湖边一个聪明手巧的手工艺者——叶大嫂。影片描写她在十年中遭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压榨而家破人亡的悲惨境遇。

《大路》是我于一九三四年编导的无声对白、配音歌唱影片。它歌颂了一群勇敢豪迈、不同性格和出身的青年筑路工人。电影里可以听到人民音乐家聂耳同志作曲的《开路先锋》和《大路歌》。影片结束时，众路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扫射下牺牲。但是，为了表现他们的英魂不死，又使他们从血泊中一站了起来，拉着筑路的大铁碓，高歌前进。

以上四个剧本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根据当时的分镜头本改写的。主题思想、剧情结构、人物性格和字幕，基本上都保持了当时的原样。我写这些剧本是在三十年代的历史条件下，站在曾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但也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一个知识分子的民主和正义的立场上写作的，旧的和文艺观仍然局限着我。

此外，我写的另外七个剧本，除一本是描写青年学生外，其余也都是以青年工人、农民和城乡贫民为主人公的。我同情和赞美他们的爱国主义、乐观精神和青春活力。但由于我和劳动人民之间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我对生活的观察和积累是“走马看花”式的，因此对他们的描绘也不可能是深刻的。我也曾多次带着同情的双眼，久久地望着晚间街头那些拾垃圾、拣破烂的穷孩子们，但爱莫能助，至多也只能在我写的剧本里穿插一两个天真可爱，但被剥夺了童年幸福的孩子们而已。

我在观察和刻画劳动人民时，也只停留在表面上。当时没有，也不可能设想“深入生活”里去体验。那美丽的太湖边，从早晨的浓雾中撑出了捕虾小船的破衣渔家女，几分钟后又隐没在晨雾的深处不见了；苏州的河街窗口里露出了几个低头刺绣，纤指如飞，脸上失去了玫瑰红晕的少女们；在黄沙滚滚的北方原野上，有着两只铁的臂膀的健壮青年驾着运货卡车一刹那飞驰而过；拉着木船的沉重纤绳，汗流如雨，在长江三峡险滩上一步一挣地哼着号子的船夫；连云翱翔的雄鹰，怒沫横飞的海浪，雷电爆炸的闪

光，婴儿梦中的微笑，困狮低沉的巨吼……都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也引起了我的诗情般的幻想。有的同志指出我在剧中强烈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是的，我很难否认。三十年代的报纸曾给我戴上了“诗人导演”的桂冠。我也深感自惭。但聊可自慰的是我决不愿做一个关在“象牙塔”中幻想风花雪月的诗人，而是幻想着广大的青年们都能爱惜青春，利用青春，中、老年志士们都能永葆青春，为祖国和全人类作出贡献。

由于我写这四个剧本是在三十五岁的青春时期，因此，想附一张当时的小照随书和亲爱的读者相见。

希望亲爱的读者们对这历史长河里一闪而过的几点小小浪花似的作品，不吝赐以指正和帮助。

孙 瑜

一九八〇年五月

目 次

前 言	(1)
野草闲花	(1)
天 明	(47)
小玩意	(91)
大 路	(127)

野 草 闲 花

(一九三〇年摄成无声对白配音歌唱影片)

导 演 孙 瑜

主要演员

阮玲玉 (饰丽莲)

金 焰 (饰黄云)

刘继群 (饰木匠老王头)

林楚楚 (饰木匠妻)

陈可可 (饰小妹)

—
(渐显) 片名《野草闲花》

(叠印) 一枝在皎洁的月光下的白莲花亭亭地挺立在野塘污泥中。(渐隐)

(渐显, 字幕) 楔子。

(叠印) 舞台绣幕, 缓缓拉开…… (渐隐)

(渐显) 淮北水涝区一片灾荒凄凉的景象: 枯树无皮, 寒风卷雪, 冰冻三尺, 堤坝失修, (横移摄) 树下饿死和半毙的灾民在气息奄奄地呻吟…… (化)

一个农民剥树皮, 推开前来争抢树皮的人, 用力嚼着手里苦涩的树皮…… (化)

一瘦妇抱儿坐在地上。她的丈夫掘得草根, 瘦妇一手接过来, 放在嘴里大嚼…… (化)

一个双眼深陷的瘦汉子, 看见臂里的女儿活活地饿死, 悲愤地向天狂喊…… (渐隐)

(渐显, 字幕) 虽然年荒……雪冷……风尖……, 但母亲的心是永远炽热的。(化)

冰天雪地里, 一个年轻的农妇紧紧地怀抱婴儿, 冒着寒风在冻透了的冰原上挣扎前进, 想逃离那远远的在死神魔爪下的荒村。

少妇听见怀里女婴的哭声, 惊讶中轻轻揭开破布, 女婴大哭

起来。少妇急急又掩上破布，以蔽风雪。

少妇挣扎着向前走着，终于在疲惫饥饿中昏倒在冰块上。

少妇虽然倒下，但仍然紧抱着女婴。她在冰上用一只手臂撑着身体，解开破袄，把干瘪的乳头去喂孩子。

女婴贪馋地吮乳，但又呱呱地大哭起来。

少妇用深陷昏暗的双眼注视女婴，知道孩子大哭的原因，心碎欲裂，仰天悲号：

（字幕）“天啊！可怜我的女儿！……我的乳汁……干啦！”

少妇悲伤中对天合掌呼唤，但回答她的是阴霾的残云和铅色无语的黯天。

少妇合掌向天祈求，忽然望见了自己枯瘦的手指。她眼露喜色，低头望着号哭的孩子，把自己的左手食指伸进嘴里狠命地一咬，鲜血在指尖滴流着。

少妇把滴血的指尖伸进孩子的小嘴，孩子吮吸起来。

孩子停止了哭。年轻的母亲忍着痛，在风雪中坐在寒冰上坚持着，微笑着。她忘记了冷，忘记了痛，忘记了即将来临的死——只希望她怀里的幼小生命能获得一线生机……（渐隐）

（渐显）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冰原的远处出现了一个牵驴走来的剪影。

木匠老王头牵着毛驴，驴背上除了坐着他的妻子外，还驮有布包、斧锯、筐和烧饭的小铁锅等。小毛驴怕滑，停住了。老王头一边骂着，一边取出一只小锡酒壶。

（字幕）老王头——一个忠厚的木匠。

老王头就小锡酒壶喝了一口酒御寒，他的胖脸上有着粘满了冰珠的短须。妻子忽然望见远处冰上倒卧的农妇，又听见婴儿在哭，急指给老王头看。

年轻的农妇已经冻僵气绝。远处，老王头牵着驴和妻子走来。

女婴在亡母怀中啼哭，亡母仍然一只手紧紧地抱着她。

老王头起初不愿去，妻子央求着，用手指轻揪他的脸，老王头随即驯服如命，走到农妇遗体旁，解开破布袄，抱起女婴。

木匠妻见状泪下。她回头望一望远在身后的荒村，想着昨天在村头刚刚悲痛地埋葬了他们的三岁爱子；现在，冰原上又发现了这一亡母遗孤。灾荒要吞噬多少无辜的农民啊！

木匠妻吻着接过来的女婴。女婴停止了啼哭，两只小眼睛望着木匠妻，好象在向她求救。

木匠妻告诉老王头：

（字幕）“老王头，可怜这小女孩！我们带她走吧！”

老王头听了妻子的话，为难地皱起了双眉。他感到好不容易才逃离灾区，怎么有力量再带一个陌生的孩子？怎么活下去呢？

老王头连连摇头不答应。木匠妻央求着，伸手轻揪老王头的脸。老王头转望女婴，也流下了热泪，徐徐点头……（化）

几块大冰覆盖着死去的年轻的母亲。老王头牵着毛驴的剪影向天边走去。寒风横扫，落日无光……（渐隐）

二

（渐显，字幕）剧情。

（叠印舞台绣幕徐开）（渐隐）

（渐显，字幕）上海……一个多么神秘的大城市啊！千千万万的人们在里面挣扎，活动，酣睡，游荡。天天是如此，年年是如此。

（叠印）南京路外滩，车马如流……（化）

（叠印）从永安公司屋顶俯瞰南京路三大公司马路交叉处，各种车马纷驶……（化）

（叠印）从汽车飞驰中摄取南京路拥挤的人群……（与字幕同化）

（字幕）千千万万的人们，不一定都彼此相识，才能过这种

无事而忙乱的生活。大家笑时，一同欢笑；如果你要哭时，只好自己哭去——奇怪的上海！

（叠印）街中行人拥挤，万脚奔走……（化）

（叠印）戏院门口散场，人群如蚁……（化）

（叠印）“新世界”游乐场里，众人乘迥轮飞马狂笑……（与字幕同化）

一个着中式服装的男士，拥着两个女人狂笑……（化）

在“神化飞轮”上的十几把摇椅内坐着狂欢的男女游客，他们在徐徐转动……（化）

棚户区贫妇家的纺车（“神化飞轮”在画面上徐徐化为同样地位大小的纺车竹轮）徐转；贫妇瘦削悲愤无生气的脸，两眼阴暗，蕴含着无尽的疲劳和悲哀……（渐隐）

（渐显，字幕）在上海西南的一角。（渐隐）

（渐显）霞飞路底（今淮海西路）法华镇的小河和旧石桥，破落的瓦屋和竹片编织的土墙，在朝阳初上时染上了春日和煦的光辉……（化）

老王头家的客堂。前门通小街，后面开向小河；屋中有吃饭的旧方桌。屋隅放着不少未完工的桌椅小柜和木匠的斧锯、刨锤；右边小门通厨房，在左边墙上挂着亡妻放大的照片，框下是老王头的一张竹床。老王头在阳光红透的小窗下酣睡，打着呼噜……

丽莲象燕子似的从厨房轻盈地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两碗吃早餐的小菜。她摆好了小菜，擦了几下方桌，望着酣睡的老王头做了一个鬼脸，哼着小曲走进厨房去了。

丽莲走到灶前，揭开锅盖一望，然后哼着小曲回身取长勺。

（字幕）丽莲——十八年前的冰上孤儿。

丽莲用长勺搅匀锅中的菜汤，就长勺尝了一下味道，然后在

围裙上擦了擦手，从盐罐里抓了些盐放到锅里。她哼着小曲，好象生来就是这么一个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枝头黄莺。她不仅有婉转动听的歌喉，更重要的是她的那种春花怒放的生命力，象朝霞似的给她十八年来所度过的单调平凡的生活镀上了灿烂的金色的光辉。她在厨房里动作敏捷，津津有味地做着锅台旁的各种杂活，感到一切都很新鲜有趣儿。她照例从碗橱里取出大碗，把老王头每餐都要喝二两的小锡酒壶用开水烫着。她举起小酒壶在鼻前一嗅，酒味冲得她皱起了小鼻子。她望望天色已不早，就匆匆地离开了厨房。

丽莲手里还执着长勺就跑到客堂里来，看见老王头还在蒙头酣睡，就假作生气地喊着：

（字幕）“爸爸！”

老王头好象石头一般丝毫不动。丽莲伸手推他，最后掀开了他蒙头的被子。

老王头睡意正浓，伸手又拉被蒙上了头。

丽莲叹气，叉手在腰间怨道：

（字幕）“爸爸！你还不起来！惹得小妹也不起来啦！我们还要出去卖花呀！”

丽莲撅着小嘴说着，望了一望小楼，走过来坐在床沿推摇老王头。老王头无法，半坐起来，伸手去拉墙上的一根绳子，并向右上方望着小楼。（镜头向右上方快移）

右上方小楼里是丽莲和小妹的卧室。小妹床头壁上的一只铜铃被长绳拉响了，惊醒了十一岁的小妹。她骤然在床上坐了起来。

（字幕）小妹是老王头的亲生女儿。自从她的母亲在三年前死了以后，小妹就当了家中的“小管家”和“总工程师”。

小妹从床柱上取下用竹筒、皮纸、丝线自制的电话机，准备和老王头通话。她先把“电铃”拉动起来。

老王头床头的“电铃”——绳端悬挂着一堆洋铁罐头和几个小

铜铃——大响起来。老王头睡眼惺忪地取下壁上的竹筒电话机，放近耳边。

小妹在竹筒电话机里笑问：

（字幕）“喂，是爸爸吗？你早呀！今天早晨，不要忘记穿我给你织的绒线背心哪！”

老王头在楼下床头睡意未醒地点头说：“好的，我穿……”说完，放回电话，倒头又睡。忽然墙上的铃罐又响了。他一惊，只好伸手拉一下绳，表示通话完毕。

丽莲站在床前，摇头笑叹。

小妹坐在床上，又一一拉动她安装在墙壁上的几根不同长绳机关。

屋外小河边的鸡笼门、鸭舍门次第被绳拉开，小鸡、小鸭走了出来；

小狗草铺上的小罐里的冷水泼下，贪睡的小狗被淋，惊跃地离开了草铺。

小妹急匆匆地穿衣着鞋。

客堂里，丽莲收拾什物，走向厨房。

小妹在楼梯口出现，一眼望见了仍在蒙头大睡的老王头，便向他大喊一声，并飞快地从楼梯上滑跃而下，跑到床边，掀开他的薄棉被。

老王头和小妹两人争拉棉被，结果把被扯到地上。

老王头发火了，大骂小妹；小妹也回叫他“懒睡虫！”

厨房里，丽莲正在盛汤，忽然听见老王头和小妹的争吵声，摇头叹息，后来竟用手掩耳。

老王头和小妹象两个孩子似的大跳大吵，各不相让。丽莲端着汤从厨房出来，正看见老王头气愤中把小妹织的绒线背心用力掷在地上，并怒喊：“谁要穿你织的背心！”这一下使小妹惊呆了，停止了骂，气得伤心地掩面而泣。老王头也负气地去穿他的破夹袄。